

日本“大陆浪人”与中国辛亥革命

指导教授：章开沅（华中师大） 撰者：赵 军

大陆浪人是日本近代史上以所谓“经营大陆”（主要指中国、朝鲜）为志的“民间志士”及一部分政界、军界人物的统称。其队伍构成上自政府公务人员、达官贵族，下至和尚、妓女、无业游民，几乎容括了社会的各个阶层，而其主体则是明治维新以后逐渐失去统治者身份与地位的没落武士及其子弟。明治中叶以后直至昭和初年，活跃政治、外交、军事各个舞台上的大陆浪人的总数约在一千人左右，这些人主要来自以下几个社会群体：

（一）玄洋社、黑龙会、东亚同文会等大陆浪人团体或“对华民间团体”的成员；（二）贵族、官吏和国会议员；（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在中国各地从事过谍报或战地服务工作的军事侦探、随军翻译；（四）直接为日本侵华战争服务的现役军人。大部分大陆浪人都或多或少地参加了日本对中国、朝鲜等东亚邻国的侵略扩张活动。大陆浪人虽然品类驳杂、良莠不一，但在社会心态方面也有其共通之处：（一）都有所谓“在野的民间意识”，对体制、权威持批评或疏远的态度；（二）都有模仿古代豪侠、武士的心理，刻意追求大言壮语、豪放不羁的所谓

“国士风格”；（三）缺乏系统的、有深度的思想理论指导，常常在激情、冒险心或“义侠心”的驱使下从事政治活动；（四）为了达到预期目的，大都具有不计成败利钝的“献身精神”。其活动方式也不拘一格，但主要以阴谋策划、暗中活动为主。中国辛亥革命前后的二、三十年间，是大陆浪人最为活跃的时期，仅从孙中山等中国革命党人的一些回忆文字中，也能看出他们与辛亥革命之密切关系。

与大陆浪人活动密切相关的社会思潮，是门罗主义、泛美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影响下的大亚洲主义。早期的大亚洲主义与门罗主义等思想相比，显然也有其特点：首先，重点强调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鼓吹亚洲国家联合，以驱逐欧美列强，作为一种影响面较广的社会思潮，其内部自然包含了多种流派、多种倾向的政治主张；其次，早期大亚洲主义由于日本近代特殊历史环境的制约，带有一定程度扶助亚洲邻国、反抗欧美侵略的色彩，曾在其他一些亚洲国家中引起共鸣。从思想史的意义上看，作为一个特定历史时代的思想潮流，大亚洲主义也具有两个最显著的缺陷：（一）由于大亚洲主义者之间思想继承的不足，大亚洲主义基本上是一种散乱的思想潮流；（二）大亚洲主义在理论上又是浅薄的，具有浓厚的偏激与空想的色彩，封建王权思想、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等等，常常成为它们赖以存在的思想母体。大亚洲主义思潮的核心是主张亚洲联合，早期各个流派的大亚洲主义者都强调这一主张，但在具体的方法上，左翼大亚洲主义思想与右翼大亚洲主义思想却有着原则性的区别。左翼大亚洲主义主张亚洲各民族在平等的基础上实行联合，驱逐欧美列强，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右翼大亚洲主义则主张以日本为盟主实现亚洲联合，建立排斥西方势力的、以日本为宗主国的殖民大帝国。大陆浪人多为大亚洲主义者，他们对辛亥革命的参与，正是大亚洲主义指导下的实践活动。

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叶，是大亚洲主义思想的酝酿时期，佐藤信渊、平野国臣等人从儒家华夷之辨思想出发，提倡中日两国的“合纵同盟”。1880年曾根俊虎等人又组织了以实行“合纵”、“振兴亚洲”为宗旨的小团体——兴亚会^②。稍后的自由民权运动中，板垣退助、植木枝盛等人还呼吁用“欧美新主义”“改造亚洲”，创设一个“万国共议政权”^③。但同时，本多利明、吉田松阴等人也提出了与此相反的“攻略支那”、“混同世界，统一万国”的“征亚”思想^④。八十年代中叶前后，日本国内政治局势出现变化，自由民权运动在明治政府的软硬兼施之下濒于瓦解，天皇制集权主义统治得到巩固，一部分人对国内的政治改革感到绝望，转而向海外寻求一展抱负的疆场，一些较为明确的大亚洲主义思想应运而生，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樽井藤吉的“大东合邦论”。但福泽谕吉等人则认为在“文明东渐”的世界大势下，救助中国、朝鲜已无实际意义，日本要想获得发展，毋宁学习“西洋”，“脱离”亚洲，提出了“脱亚论”主张。“脱亚论”的出现，成为此后右翼大亚洲主义思想产生、发展的先导。甲午战争之后，列强在中国展开了更为激烈的殖民争夺，日本统治集团与资产阶级一方面积极投入争夺，另一方面又痛感自己的实力之弱，难以与俄、德、英、法诸国颉颃。近卫笃磨等人受美国门罗主义思想的启迪，提出“同文同种”的“同人种同盟”的“支那保全论”，体现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东亚地区的长远利益，成为当时最有诱惑力和号召力的侵略主张。“支那保全论”的出现，完成了征亚思想与兴亚思想的形式统一，引导大亚洲主义思潮迅速走向全盛时期。

推动浪人接受大亚洲主义的主要原因，一是自由民权运动后期，由于“国权主义”思潮和“对外硬运动”的勃兴，对新政权心怀不满的士族的视线逐渐转移到了日本国外；二是由于甲午战争以后日本一般民众政治权利和经济状况的每况愈下，使人们对

日本社会前途失去了希望。此外，明治时代日本国民思想意识中的一些独异的特点——“国家意识”的高涨和“武士道”、“武士精神”的复活，也成为浪人与大亚洲主义结合的催化剂。没落士族、浪人与大亚洲主义相结合，就产生了大陆浪人。在这个结合的过程中，荒尾精以及他在汉口开设的“乐善堂分店”为其滥觞。而1898年东亚同文会的成立，则是浪人与大亚洲主义全面结合的重要标志。

头山满是大陆浪人的“元老”、“巨头”之一，但他早期却是一个自由民权论的热情支持者。1881年玄洋社成立后，头山满的思想显著右转，成为“浪人界的国王”、右翼大陆浪人的“总帅”。^⑤头山满的大亚洲主义思想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是强调日本与中国的亲密关系即“日支一家”的思想，主张中国与日本“提携”、“融合”，“以日本的指导，矫正支那政治上之缺陷；以日本的资本、技术，开发支那的无限宝库”，进行“东亚建设”^⑥，这是他大亚洲主义思想的外壳；第二个方面是“尊皇”、“攘夷”的思想，号召中国、印度等国与日本结成一个紧密的“军事同盟”，“戮力攘夷”，共戴日本天皇为亚洲的“大指导者”^⑦，这是他大亚洲主义思想的内核。头山满的思想，实际上是封建王权思想、沙文主义、军国主义思想与大亚洲主义的混合物，他的思想虽然比较简单、粗糙，但对许多大陆浪人都产生过影响。

宫崎兄弟（八郎、民藏、弥藏、滔天）是受自由民权运动影响较深的一批青年，为了探求“医世”的良方，他们作过许多努力。宫崎八郎曾亲身参加过自由民权运动，他在“西南战争”时战死沙场。宫崎民藏认为社会的根本弊病在于土地所有权的平等，提出“土地复权主义”的主张。宫崎弥藏则认为日本社会的民主改革已然无望，只有首先发动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才能复兴亚洲，从而挽救日本，提出了“支那革命主义”主张。“支那

革命主义”以“中国革命——→日本、朝鲜的革命以及中、日、朝三国的联盟——→亚洲其他国家的革命以及世界革命”为图式，以“人类同胞主义”、“世界一家之说”^⑧等资产阶级民主、平等思想为原则，是一种充满浪漫色彩的大亚洲主义主张。宫崎滔天以“世界革命者”、“社会革命者”^⑨自任，接受、发展了宫崎弥藏的思想，并把它当作自己参加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根本动力。但由于这时日本早已踏上了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道路，成为列强在远东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宪兵，所以“支那革命主义”最终还是一场难以实现的梦想。

内田良平是明治青年中沿着国权主义道路去开拓日本称霸亚洲、称雄世界“宏图大略”的一派人的代表。他的大亚洲主义思想是分阶段演进的：首先是所谓“开导露西亚”的思想，主张日本为了捍卫在中国、朝鲜的既得利益与长远利益必须对俄一战，为此，他和黑龙会成员们在日本国内鼓动起了“对俄必战、对俄必胜”的浪潮；其次是“扶植朝鲜”的思想，“扶植”的办法就是“日韩合邦”，使朝鲜民众得以“享受”“日本国民”的待遇^⑩，由此出发，他还亲自参加了日本对朝鲜的野蛮吞并活动；第三是“保全支那”的思想，强调日中两国经济上“相伴”、国防上“相托”的关系，鼓动日本统治集团全面攫取在中国的各种权益；最后是所谓“守护满洲”的思想，要求日本在适当时机出兵中国东北，“彻底解决满蒙问题”^⑪。内田良平思想的演进，极少涉及到对信仰、理念的追求，他所有的主张都是在维护“日本帝国之利益”这一既定前提下对实行方法、手段进行选择的结果。

川岛浪速也是一个著名的大陆浪人，他前半生从事过多种活动，经历过一个由大陆浪人而间谍、由清政府的“客卿”而至阴谋活动家的历程。川岛浪速把中华民族比喻为一堆“沙砾”，就个体而言虽然坚硬如石，就总体而言却缺乏相互连结的纽带，不能凝聚成一个整体^⑫。他断言这是中国人所固有的“亡国式”性

格，因而主张日本为了自身利益有必要首先“弥缝、支持”清政府，而后再用阴谋手段策划在中国东北地区及内外蒙古占据一块立脚之地，以建立起“东方主人公”的地位^⑩。川岛的主张是所谓“满蒙独立运动”的思想源泉，又是“满蒙建国”思想的嚆矢。

头山满、宫崎滔天、内田良平、川岛浪速等人的大亚洲主义，是反映大陆浪人这一特殊社会群体思想动向的代表性主张。如果以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事业的态度来对大陆浪人及其主张进行归类，头山满、内田良平等人属于企图利用中国革命来达到侵略扩张目标的右翼，川岛浪速等人属于顽固反对革命的极右翼，宫崎滔天以及以他为代表的一小部分大陆浪人则是抱有相当真诚的态度热情支持革命的左翼。

1897年9月，宫崎滔天、平山周在横滨陈少白寓所与孙中山的邂逅相见，揭开了大陆浪人介入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按照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的回忆，他在日本所结识的朝野人士，主要有宫崎滔天、犬养毅、大隈重信等数十人，而据萱野长知在《中华民国革命秘籍》一书中的估计，辛亥革命前后大约有三百名左右的日本人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及中国革命发生了较为密切的关系。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都是大陆浪人。如果按照介入中国革命的动机的不同来划分，这些日本朝野人士基本上可以被分为自由民权主义者的宫崎滔天、萱野长知派、国权主义者的头山满、内田良平派以及政界中关心中国问题的犬养毅、大隈重信派三个集团。前一个集团政治上持自由民权主义主张，与中国革命党人之间是一种互相支持、互相信赖的关系；后两个集团政治上持国权主义主张，对中国推行帝国主义政策，他们只是对中国革命党人本身感到兴趣，希图利用孙中山等人扩大日本在中国的利权。从兴中会到同盟会时期，大陆浪人主要进行了以下活动：（一）劝说同时流亡在日本的孙中山和康有为两派合作；（二）协

助孙中山支援菲律宾独立军的革命战争；(三) 参加惠州起义的筹划、响应工作；(四) 1903年以后，随着中国留日学生界中革命风潮的兴起，推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走向联合，(五) 宫崎滔天等人发表《三十三年之梦》等著作，创办《革命评论》，鼓荡舆论声援中国革命；(六) 为同盟会组织的历次武装起义筹款、购械、运械等。左翼与右翼大陆浪人支持中国革命的动机虽然不同，但又有相互利用之必要，在“借助”的基础上基本上负起了兴中会、同盟会友军的责任，只是在一些需要就中国革命与“日本帝国”“利益”二者之间作出抉择的关键时候，才能看出其政治态度的明显区别。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之后，各派大陆浪人都为之振奋。在中国大陆，他们主要参与了以下活动：(一) 参加武汉保卫战及革命党人在江苏、山东、辽宁等地的革命举事，金子新太郎、石间德次郎等人甚至为此捐躯；(二) 在中国各地(包括武汉和北京这两个当时中国最大的政治焦点)打探情况，及时传回国内，供政府、军部及国会在制订对华政策时参考；(三) 参加南京临时政府对日本政府、财团间的筹款、借款活动，试图借机“指导”中国革命党人，“调整”中日关系；(四) 反对“南北和谈”，反对革命党人向历来“鼓动排日风潮，使日支关系长期笼罩于阴云翳雾之中”的袁世凯妥协^⑭等等。留在日本国内的大陆浪人则主要参加了反对日军方首脑企图出兵干涉中国革命的游说、宣传活动，内田良平等人还说服三井公司向中国革命军提供了一些武器弹药。这一时期，左、右两派大陆浪人基本上仍能保持“借助”、“合作”的关系，但右翼大陆浪人由于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向中国革命党人索取利权的活动受挫，开始疏远革命。而以川岛浪速为首的极右翼大陆浪人则在日本陆军的暗中支持下，勾结喀喇沁王、巴林王等蒙古王公，趁革命动乱之机策划了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

从“南北和谈”告成到“二次革命”，仍有不少大陆浪人鞍前马后，环绕在孙中山等人的周围。但“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各派大陆浪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对中国革命感到失望，开始了一个“反省”以往和寻找新的“确立”的思想过程。内田良平等人通过反省，发现了所谓“支那人与日本人心理状态迥然相异之处”，^⑤得出了中国革命党人难以凭靠和“黄汉民族”是一个“彻底利己主义之民族”，不堪救治的结论^⑥，从此完全割断了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最后确立了以中国人民为掠夺对象的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殖民侵略者的政治立场。宫崎滔天等人则从日本政府及民间人士的对华政策、态度上寻找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认为“支那之进步与发展，同时又为彼等所阻害”，^⑦于是更加猛烈地抨击日本政府、军部的对外政策。但由于革命退潮形势下的种种影响，左翼大陆浪人没有能够完成新的确立，此后便逐渐销声匿迹。左、右翼大陆浪人在这一时期已基本上不再合作，一部分右翼大陆浪人倒是与极右翼大陆浪人结合起来，利用蒙奸巴布扎布的武装力量，共同策划了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此时已完全蜕变为日本政府的侵略爪牙。

注：

①河原宏《近代日本对亚细亚的认识》第22页

②《兴亚公报》第一辑4页

③《近代日本思想史讲座8·世界中的日本》第21页

④田中惣五郎《大陆的先驱者》第159—161页

⑤藤本尚则《巨人头山满翁》第114页

⑥吉田鞆明《巨人头山满翁的话》第23—25页，铃木善一《兴亚运动与头山满翁》第79页

⑦《兴亚运动与头山满翁》第24页

⑧⑨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自序》，《宫崎滔天全集》第一卷，第12页

⑩黑龙会《日韩合邦秘史》上卷，第85—86页

⑪黑龙会《对支问题解决意见》，《小川平古关系文书》第二卷

⑫川岛浪速《对支那管见》第3页

⑬川岛浪速《对支那管见》第4—6，16页

⑭黑龙会《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中卷，第535—536页

⑮黑龙会《东亚先觉知士记传》中卷，第318—319页

⑯《国土内田良平传》第538页

⑰宫崎滔天《薰笼通讯》，《宫崎滔天全集》第三卷，第242—249页

作者工作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

曹植墓碑铭补释

《山东东阿县曹植墓发现一铭文砖》已在《文物》1979年5期作过报道。近日翻检并与原物对照，觉得有必要再做些补充。

砖铭曾经顾铁符先生释读，但原报道把“别督郎中……”一面置于首列则不当。审视原砖，自右而左，其顺序应为：

太和七年三月一日壬戌朔

十五日丙午兖州刺史侯

□遣士朱周等二百人作

罢陈王陵各赐休二百日

别督郎中王□主者

司徒从掾位张顺

方妥。别督郎中王□，缺者为“纳”字。此外，尚缺一关键字，即兖州刺史的名字。释文中说“侯□，兖州侯史的姓名”，不确。其待补之字细审应为“昶（昶）”字，且“侯”字非姓，“昶”指王昶。从《三国志·徐胡二王传》记载王昶事迹可推知，刻划砖铭之时，王昶正好任兖州刺史职。“兖州刺史侯昶”是其属下称爵不称姓以示尊崇。

• 赵乃光 •